目　录

·人物述林·

我所认识的冯玉祥……余心清（1）

最初的印象——从小兵到总司令——失败的教训——最后的归宿

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……韩希愈（32）

辛亥革命元老柏烈武的生平……胡锡畴（46）

先祖母汤国梨夫人传略……章念驰（74）

凄凉的童年——参加保路运动——为女权而斗争——隆重高雅的婚礼——威武不屈的气节——太炎先生的得力助手——女权同盟会的发起者——由失望到消沉——衷心拥护抗日——筹建章氏国学讲习会——颠沛流离于沦陷区——热情地讴歌解放——渴望祖国统一——幸福的晚年——归葬南屏山麓

忆族伯林森……林履明（102）

宋美龄的姊妹情谊……王正元（113）

·耆年忆旧·

回忆马歇尔将军在华调处国共合作的经过……蔡文治（116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中美苏的战略地理关系——日本投降后中国的局势——美国的对华政策——国民党、美国、英国、苏联各怀异梦——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成立——东北问题——国共双方各自整军——停战破裂、军调部撤销——欢送中共军调部人员安全回延安，欢送美方全体军官及眷属回美

营救张澜、罗隆基脱险……阎锦文(129)

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……王方南(140)

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——看守张学良——抗战初期军统上海区的活动——抗战期间军统香港区的活动——我任军统局策反科科长四个月——对民主人士进行的特务活动——保密局在上海的罪恶活动

·抗战史料·

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……李　觉(167)

第七十军在长沙会战前的概况——会战前的敌我态势——会战中的战斗概述——会战后的总结

敌后游击四年……沈　尹(174)

参与接收山东省政府工作——挺进敌后——建立沂蒙山区根据地——日寇发动"华北大扫荡"——坚持敌后工作——沈鸿烈赴渝途中遇敌

芷江受降侧记……严怪愚(183)

抗战胜利时的日军投降与我军
受降情况……林伟俦（188
日军投降前夕的兵力分布情况——同盟国军在太平洋地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分配情况——日军在中国各战区的投降部队人数——中国接受日军投降的部署——日俘和日侨的遣送——收缴日军主要武器、车辆、飞机、舰船的概况——中共军队未安排受降地区的后果

·文化史料·

在中华书局当练习生的情景……朱联保(195)

国民党政府的考试制度……赵汝言(200)
考试机构——考试种类——考试步骤——抗战时期考试制度的更张——考试的防弊制度

南京国民政府和总统府见闻数则……汤又新 丁绍兰(218)
国民政府大门和礼堂的改建——国民政府门前的警钟和学生请愿——关于“林森奖学金”——蒋介石出入总统府的警卫情况——解放前夕的总统府

我所认识的冯玉祥

余心清

此文是余心清同志的遗作。余心清同志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多年，与冯关系密切，对冯的历史、性格、政治态度、工作作风知之甚详。文章比较公正地、客观地、真实地叙述了冯玉祥将军的历史，他在国民党新军阀争斗中的失败以及他如何奋起、跟上时代步伐前进的历程。

一、最初的印象

1．第一次会见

我认识冯玉祥先生，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说起来，倒有一段有趣的经过。

一九二二年暑假，河南基督教青年会在开封举办大中学校学生夏令会。夏令会的主要活动项目，有所谓名人演讲，被邀请的大都是军政要人、有名望的教会牧师，以及洋博士一类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等，这也是教会笼络青年学生的一种方式。主持夏令会的是开封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胡庭樟。我当时是以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的代表身份被邀请的。我这年纪轻轻不见经传的人，既未大学毕业，又未海外镀金，论资格地位，一无所有，对他们来说，当然不大中意，但既把我请来了，不好不

请我讲一次话，却又担心我讲不好，因此把我的讲话排在最后一天。在我讲话的前夕，那位胡干事特别向我打招呼说："余先生，明天是你讲演，要好好地准备啊！"这的确使我感到难堪。没想到，我讲完了话，同学们将我包围起来，一个个和我紧紧握手，还要看我的讲稿。这种热情场面，使我深受感动。

当时，冯任河南督军，早有"基督将军"之称。他按照基督教的规矩，每星期要在督署大礼堂作礼拜，参加的人是少校以上官佐。冯听到我在夏令会讲话的情形，派他的参谋长蒋鸿遇约我去讲一次道。这次讲话，同样受到冯军官佐们的欢迎。会后，冯在他的会客室里和我谈话，态度谦虚，平易近人，亲自给我倒茶，非常客气，最后提出要我跟他帮忙，参加军队工作，我便一口答应了。当我告别时，冯派马车送我，据说那时候，开封只有这一辆漂亮马车，还是前任督军赵倜留下的，他送我到车旁，亲自关上车门，倒使我有点受宠若惊了。

基督教有冯这么一个有权势的教友，为了抬高教会的身价，发展教会的势力，自然要替他大造舆论，甚至把他的言行当作神话宣传。我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，在未和冯见面之前，心目中早已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人物。我以前从未接近过大官，听说大官架子很大，盛气凌人，好象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其"尊严"；而冯没有一点官气，朴实无华，令人有亲切之感。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，使我产生了敬仰冯玉祥的心情。

2．一个倔强的人

通过短期的了解，我认识到冯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。他认定应该做的事，决不计后果；他认定不应该做的事，决不肯迁就。什么强暴威胁，流言蜚语，均无所顾忌，称得起敢作敢为。冯在旧社会，一生遭人嫉恨，其故在此，然而我觉得，冯的可敬可爱之处也正在此。

冯当河南督军时，正值直系军阀首领曹锟、吴佩孚把持北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政府，大权在握。总统黎元洪不过是个傀儡，一切均需听命于曹、吴，而曹又要听吴的，因此吴俨然成为北方的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吴佩孚这个人，好大喜功，野心勃勃，骄横跋扈，气焰不可一世。当时的军阀官僚政客，莫不奔走于吴氏之门，以为进身之阶，而冯却不趋炎附势，屡次冒犯这个吴"玉帅"的"虎威"。譬如，冯接任河南督军时，几乎厅长、局长中有钱可捞的肥缺，吴都推荐有人，冯毫不理会，一个也不用。吴又命令冯即筹措八十万元军饷，以后每月还需按期拨款二十万元，冯也不买帐，且复电云："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，不能遵办。你如一定要钱，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。"结果，冯只做了五个多月的河南督军（一九二二年五月——十月），就被吴撵走，调任陆军检阅使，移驻北京南苑。

本来，在军阀时代，谁有了地盘，就可以就地征粮筹饷，也可以招兵买马，割据一方，称王称霸，这种情形冯是知道的；同时，冯的权势不如吴，冯的兵力不敌吴，冯也是清楚的。但是冯明白，吴正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，代吴搜刮民财，扩充军队，就无异帮助吴打天下。素以"爱国爱民"教育自己官兵的冯玉祥，能够这样做吗？当然不能。因此，冯宁愿丢掉督军，也不肯助纣为虐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

其次，冯没收了前任督军赵倜的财产，认为这是民脂民膏，应该归还河南人民，并全部拨充地方教育经费。在旧社会里，见钱就捞，似乎是人之常情；有钱不要，那便是个天大的傻子，而冯偏爱做这样的傻子。又河南的庙宇很多，堂皇高大，冯以破除迷信为名，将大部分庙宇改作学校校舍，引起了不少人的攻击和反对，连吴佩孚也大不满意，但冯竟力排众议，毅然为之。破除迷信，在那个时代，没有勇气和魄力的人是不敢尝试的。

还有，旧社会办红白喜事，铺张浪费，讲究排场，蔚然成风。冯反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。他本是讲孝道的人，他当豫督时曾去保定迁葬父母坟地，既不讲什么官场体面，也不宴请亲戚朋

友，更不用和尚道士，只有他哥哥打幡，他帮助杠夫抬柩，入土为安，草草完事。任人嬉笑怒骂，他却泰然处之。

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冯被当时的守旧势力斥责为“活怪物”、“不尽人情”。冯不阿谀权贵，敢于移风易俗，我敬佩这样倔强的人——反抗旧社会的倔强的人。

3.一支好军队

陆军检阅使是个空头衔。冯原兼第十一师师长（辖两旅），在河南又招募了新兵三个旅，约二万余人，这是曾经当时国务总理张绍曾批准的。按编制系统，冯军粮饷自应由北洋政府拨给，可是吴佩孚密令北洋政府财政部，不准发给分文，想借此搞垮冯军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冯玉祥并不屈服，且在全军饥饿穷困之中，加紧军事训练和官兵教育，终于度过重重难关，训练出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。

带兵、练兵，冯有一套自己的办法，主要的是他以身作则，与士卒同甘苦。

关于军中生活：冯和士兵一样，穿灰布军装，经常住宿营中，同样睡稻草地铺，每餐仅一菜一汤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保持着他的俭朴作风。记得九一八事变的那年年底，我随冯去南京，孙科盛宴招待，就闹过一次笑话。席上有一道四川菜叫“纸包鸡”，冯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，有人告诉他，要打开纸包，光吃里面的鸡肉。冯坦然地回答：“难怪我嚼了半天，嚼不烂它。”可见冯以前还没有吃过这样的好东西。这同当年军阀官僚的一味追求享受比较，更显出冯的特殊风格。

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，连香烟也不许抽，更不用说穿绸着缎了。但是冯采用的方法，有的却叫人啼笑皆非。一次冯向他的一个军需李荫九（李鸣钟的侄子）敬礼，弄得这军需惊慌失措，然后冯才严肃地解释：“我不是向你敬礼，是向你的新缎子鞋敬礼。”从此谁也不敢穿缎面鞋，甚至有人买了一双新布鞋，也要

拿旧布打个包头，这就未免流于形式了。

关于军队训练：冯一向练军认真，要求严格，而且亲自督练，从不懈怠。举个例说：南苑练兵场是用原来的飞机场，为训练山地战，把围绕机场的两万米的边缘，堆成连绵不断的山岗，官兵每日必须上下跑一趟。每年在冰天雪地的冬夜，必须实战演习，还要来一次各团挖沟垒比赛。为什么？冯有他的道理。冯认为，军队如果不养成耐寒吃苦的精神，没有硬地挖壕沟的本领，一旦对敌作战，遇着恶劣的气候和环境，怎能顶得住？顶不住，怎能进攻？不进攻，怎能打胜仗？冯军有善战之名，确实是苦练出来的。

关于军风纪：冯提出一个“不扰民，真爱民”的口号。他经常教导官兵：“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是老百姓，我们吃的是老百姓的，穿的是老百姓的，用的是老百姓的，不可忘本。”又编了一首《爱民歌》，教官兵时常唱。士兵平时不准出营，星期天上街，必有班长带领，稍点事，轻则关禁闭，重则打军棍。若是犯了军纪，处罚很严，不管什么人，都不留情面。如冯一次因疝气在协和医院动手术，手术后第八天躺在病床上，用电话检查高级军官训练班上课情况，查出值日旅长宋哲元迟到，他立刻不顾医生的劝告，从医院用担架抬回南苑检阅使署，把宋哲元打了四十军棍，并通令全军。

冯很重视营内外的整齐清洁，常常亲自检查内务。一天查出鹿钟麟旅某团的茅厕不干净，旅长鹿钟麟及团长急忙跪下，承认检查疏忽之罪，冯才申斥一顿了事。事后，鹿钟麟对人说：“我不跪下，会挨揍哩！”

这种野蛮的体罚，在军阀军队中本属司空见惯，但对于高级将领如此，则绝无仅有。当时我总怀疑，体罚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

关于官兵教育：从士兵到高级将领，除有计划地分别进行识字、学术科、战术战略的教育外，冯常请王正廷、颜惠庆、黄郛

等讲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问题，蒋百里讲中外军事学，王湖、梁式堂等讲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以提高官兵的新旧知识。

精神教育，冯更为注重，他自编一本《精神书》，分道德、爱国、军纪、革命四节，作为教材，亲自讲解。他常说："这是我们军队的新生命。"他所担负的任务是，每周到五、六个团讲话，也可算作精神教育，也有些象后来国民党军队的政治部工作。

须特别介绍的是国耻教育。冯练军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。每年"五·七"必举行国耻纪念会，平时实弹射击即以日本人像作靶子。印发"二十一条"为练习字本。久之，许多人可以背诵出来。一九二三年"五·七"纪念日，冯拟派队伍进北京城游行示威，反日的标语传单已预备好了，不知日本驻华公使馆怎样得到了消息，通过公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，腐朽的北洋政府怎敢违抗？极力劝冯打消游行计划，冯乃改在"五·七"的破晓时，放几十个大地雷，声震全城。冯说这是要警惕同胞，毋忘国耻。日本人在天津办的《顺天时报》刊登一条新闻，聊以解嘲说：冯玉祥恶作剧，闹得北京市民不能睡觉云云。

关于军属教育：冯办了一所军官子弟学校，又名育德中学，由小学到高中，专门教育官佐的子弟。学生全部住校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；又办了一所妇女培德学校，教育官佐的眷属，虽然在军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从未少发过学校的经费。另外办了一个习艺工厂，培养残废、退伍军人的生产技能。我曾担任过军官子弟学校的校长。

冯还倡导官佐家属相互联姻，使袍泽兼为亲戚，这样冯军好象又成为一个大家庭，当然冯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。

从清末到民国，我见过的清军、辫子军、北洋军，都是吃喝嫖赌抽鸦片，无所不为，甚至公然奸淫抢掠，无法无天。于今我看到冯军这样一支有教育、有训练、有纪律的好队伍，且知保国为民的大义，感到中国前途大有希望，从此我对冯先生由敬仰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而崇拜他了。这是我那时候的看法想法，也就是我对冯先生的最初印象。

二、从小兵到总司令

冯玉祥本是一个农村的穷孩子，为什么当兵？怎样由小兵升到总司令？又怎样垮下来？在民主革命的反帝、反封建的斗争中，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？表现如何？这里，我想做个简要的叙述。

艰苦奋斗的步子

从十九世纪末叶，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。一九四九年，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。冯（一八八二——一九四八）的一生，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。

冯的父亲兄弟四人：大伯、三叔做裁缝，四叔是佃农，他父亲当过泥瓦匠和雇工，好练武术，功夫颇有根底。一次，冯父挑行李送地主儿子赶考，小主人名落孙山，冯父亲倒考入了武庠。从此，冯父当了下级军官，可是仍不能养活一家老小，子女七人就夭折了五个，剩下冯先生和他的大哥还不得不从小当兵。清军中有所谓“父子兵”，如父亲退役或有兵额出缺，就由儿子替补，外人是很难进去的。这是由于农村破产，谋生不易，才想出这种“世袭”的办法，形成一种不成文的陋规，也就决定了冯的命运和前途。冯七岁开始劳动，十二岁入伍，接着父亲因病被裁，一家过日子，仅靠弟兄二人的七两几钱的月饷，贫病交迫，生活日更艰苦。冯说：“家里奇穷”，穷而奇，可谓慨乎言之矣！

穷人家的孩子，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。碰巧冯的大哥上私塾那年秋天，补上了骑兵，已缴塾师的一年学费不能退回，冯才有机会替哥哥读满剩余的时间。第二年冯也补上了步兵，因年纪

太小，可暂不入营，照领“恩饷”一份，又继续读了一年书。算来，冯上学的时间也不过一年零三个月。

保定康格庄为冯幼年生长之地。据冯回忆说：“全村破墙残垣，东倒西歪；劳累饥饿的农民，衣衫褴褛，活象个飘忽的幽灵；又小又瘦的牲畜，偶尔有气无力地叫一声，也显得格外悲惨，如此凄凉景象哪里是人的世界！”冯先生不胜感慨地说：“农民的苦楚，只有农民自己知道，别人是难以想象的。”

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环境，当然要影响冯的思想感情和生活。在重重的压迫剥削下，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中，冯为求生路，自然和我国历史上的农民一样，要“造反”；同时也确定了他的艰苦奋斗的前程。

因此，冯入营后，对于学术科下苦功习练自不必说。值得指出的是，他那种坚毅的精神，的确非同寻常。清军中的军官多系亲朋引荐而来，既不懂军事，也不会叫口令，因而每哨另设喊操的正副教习。若是嗓音响亮，可喊两、三哨或一队的操，那饷银就更多了。冯为了多挣几两银子养家，每日天不亮即到操场，放开喉咙大叫“立正，稍息，托枪……”声音喊哑了也不休息，过年过节，从未间断一天，一直苦练了四年，终于当上了副教习。

刻苦读书，也是冯的一个特点。他入伍后，有空就看书，但是冯认字不多，他便逢人请教，硬读死记，常常通宵不睡。同棚的人说他点了大家的灯油，他就自己掏钱买；又说灯亮妨碍别人睡觉，他就糊个纸罩遮着。这样，勤学苦练的冯玉祥出名了，北洋军首领袁世凯特予召见，抚摸着冯的头说：“孩子，好好干呀！”这也给冯以很大的鼓舞。

清军真是腐败已极。当官的因有靠山，不识几个字，没有一点军事知识，照样捧着金饭碗；当兵的呢，反正是父传子的铁饭碗，砸不烂的，更无所谓什么教育纪律。因此，官兵除了每天应付练操外，不是吃喝玩乐，便是嫖赌逍遥，唯独冯玉祥不随波逐流，不贪图安逸，力求上进，在清军中犹如鹤立鸡群，一枝独

秀。冯的努力不是没有收获的，他就这样由兵而副目、正目、升到排长。一九〇五年一个队官（连长）因故降级，各方保举补缺的人很多，主管官怕得罪人，左右为难，乃采取考选办法，考选结果，冯录取第一名，升为队官。一九一〇年，陈宧接任第二十镇统制（相当师长），整顿队伍，举行各级官佐考试，冯又名列第一，升营长。滦州起义失败，冯被押解回籍看管。辛亥革命后，陆建章成立编练左路补备军，冯乃得复任营长。一九一二年，袁世凯举办各军会考，冯营成绩最优，升为团长。一九一四年，北洋政府组建警卫军，扩编冯团为旅，提升冯为旅长。

袁世凯死后，北洋军阀内部由于争权夺利，分化为三大系：皖系（段祺瑞）、直系（曹锟、吴佩孚）和奉系（张作霖），互争雄长，混战连年。冯则合纵连横，附和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，反过来联那个军阀打这个军阀。如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战争，冯助直系打败皖系有功，升任第十一师师长，旋署理陕西督军。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，冯又帮直系战胜奉系，调河南督军仍兼师长。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，冯与段、张密约倒曹、吴，同时联络胡景翼、孙岳组织国民军联军，推冯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，胡、孙为副司令分兼二、三军军长。冯的第一军，这时候扩为四师九旅。战事胜利结束，国民军二、三军，占有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。冯调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。张之江、李鸣钟分任察哈尔、绥远都统，分得了三省地盘，大肆扩军，到一九二六年已有十四师三旅，合计十五万人，形成了西北军集团，为当时军阀中一个较大的实力派，却也因此有了“倒戈将军”之名。

北伐之役，冯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。北伐战争后，北洋军阀是被打倒了，继之而起的是国民党新军阀，分化为蒋（介石）、桂（李宗仁、白崇禧）、冯（玉祥）、阎（锡山）四大派，同样争权争霸，内战无已。如一九二九年有蒋桂、蒋冯之战，一九三〇年扩大为蒋、冯、阎的中原大战，结果冯失败了，

而且败得最惨。所谓最惨是：桂、阎虽被打败了，尚保留了相当的军队，保住了他们的老巢（广西、山西）。而冯当时占有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六省，拥有四十师十七旅，约四十多万人，是冯个人的极盛时代，然而这一仗打下来，不剩一将一兵，地盘也丢光了，真是一败涂地，片甲不留，冯也就变为光杆将军，从此再没有爬起来。

冯由小兵到旅长，是历尽艰辛，经过二十多年个人的艰苦奋斗，一步一步爬上去的。以后在军阀混战中，仅仅七年的时间，就由旅长而师长、军长、总司令、督军，由数千兵而增加至十五万人马，又不过四年功夫，再扩张为四十余万的大军，成为旧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式人物，也可说是乱世英豪吧！

反封建斗争

反封建帝制的斗争，冯是无役不从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反帝制呢？据冯的自述：清廷的昏庸误国，农民活不下去，已引起了他对现状不满，自读了《嘉定屠城记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后，始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，立下了报仇雪耻的志愿。一九〇九年，冯任营队官驻新民屯，东三省总督锡良由北京经新民屯去奉天上任，在零下四十度寒风凛冽的冬夜，冯带着队伍跪在车站上，吹接官号，恭迎如仪。火车刚停，车门口出来一个人厉声呵斥："混帐小子，吹什么洋号，吵醒了大帅，杀你们的头！"骂完，车就开走了。冯气得将翎子帽向地下一扔，又用力踩一脚，愤恨地说："好，老子非革你的命不可！"于是冯与知己朋友王金铭、施从云等组织"武学研究会"作为掩护，冯被推为会长，开始反清宣传和联络同志的活动。冯等并带头剪掉辫子，表示革命的决心。下级青年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日多，又得到统制吴禄贞（同盟会）、协统（旅长）蓝天蔚的暗中支持。为响应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，他们就在滦州成立北洋军政府，推王金铭为大都督，施从云为总司令，冯玉祥为参谋总长，宣布独立。这次起义

很快就被镇压下去，死难同志十四人，而辛亥革命成功了。冯曾评价说："北洋军为清廷的心腹队伍，滦州接近京城，起义虽然失败了，却好象给清政府的心窝子里刺了一刀！"

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，窃据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一九一五年又梦想做皇帝，一时攀龙附凤之徒纷纷拥戴，北洋军少将以上的军官也联名通电拥袁登宝座，独冯一人拒绝签名。同年底，云南组织护国军，蔡锷率第一军入川讨袁，时冯任十六混成旅旅长，驻四川。他与护国军方面密切联系，为了避免扩大冲突，并探明四川督军陈宧的举措，最后针对陈的徘徊观望心理，联合同志以兵变威迫四川督军陈宧表明态度。陈在各方压力之下，不得已电袁劝请取消帝制，并宣布川省独立，随将冯的第十六混成旅改为护国军第五师。陈原系袁氏的亲信将领之一，据说袁得陈电后，顿时昏迷不醒，始知众叛亲离，大势已去，不几天就一命呜呼了。

黎元洪继袁为总统，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。段调冯旅驻廊坊，利用职权排除异己，免了冯的旅长职。一九一七年，由于黎、段派系权利之争，导致了张勋复辟的一幕。冯即典押北京房产得五千元作起事用费，十六混成旅官兵也派代表迎冯主持讨贼，遂与马厂誓师的段祺瑞军合攻辫子兵，一战而占领北京，结束了这幕复辟丑剧。冯乃得恢复了原来的旅长职务。当时，冯曾通电提出四项主张：取消宣统名义，贬溥仪为平民；取消清室优待条件，停付每年四百万两的优待金；没收宫殿及清室产业，尽归国有；严惩叛逆。结果，由于段祺瑞的庇护，溥仪仍留紫禁城作关门皇帝，叛逆也逍遥于法外。冯后来认识到：反复辟之役，不过是替段祺瑞造成重揽政权的机会而已。

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，冯同奉、皖两系已取得协议，联合倒直，冯乃乘直、奉军前线激战的时机，突然班师回京，发动政变，囚禁贿选总统曹锟，并驱逐溥仪出宫。因此，直系垮台，一蹶不振。而奉、皖又相互勾结，合力制冯，段祺瑞夺得了临时执

政的权位，奉军深入关内，抢占了几省地盘，把冯排挤于中枢之外，冯一筹莫展，就采取消极态度，退隐天台山上。在政治上，冯又一次被人利用而失败。但是驱逐溥仪，虽遭受段祺瑞等一班遗老遗少的责难，诚如冯复段电所说："此次班师回京，可说未办一事，只有驱逐溥仪，才真是对得住国家，对得住人民，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。"

虽然冯出身于北洋军阀，参加了历次的新、旧军阀的混战，有他的欠缺的一面，然而这其中也有他进步的一面。一九一六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国务总理段祺瑞大权独揽，假借对德宣战为名，向日本借款，扩张军队，为企图实现武力统一中国，发动了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东军政府的战争。

当战争正在酝酿之时，冯曾在吴佩孚等九旅长的聚会上沉痛表示："民国以来，连年内战，人民受尽苦难，国家衰弱到了极点。现在欧洲正在大战，我们对德也已宣战，若打算国强，老是自己打自己，怎么对外？国家的前途，民族的存亡，都担在我们肩上，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，若再有内战发生，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，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反对内战，制止内战。"

不久，段祺瑞命令冯旅出兵湖南参战，冯行军至武穴，即停兵不进，并通电主和，反对内战。通电有云："同胞死于兵灾，死于水灾，疠疫流行，僵尸累积，哀哀万民，几无生路。""不与外人较雌雄，只与同胞争胜负，无论成败，同属自残"；并说"对德宣而不战，对内战而不宣"，揭露了段祺瑞的政治阴谋，段祺瑞下令撤冯的旅长职。这可以说是冯反内战的第一次积极行动。

一九二五年，日本军部举行秋操，邀请东北军、国民军派代表参观。东北军代表郭松龄在日本探悉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密约：奉张承认日本前向袁世凯提出的"二十一条"，日本供给奉张军火，准备进攻国民军。郭愤恨奉张为个人权利，出卖人格，出卖国家，他把这些秘密勾当全盘告诉了国民军代表韩复

巢，韩即告知冯，后经冯、郭协议，合作声讨奉张。当郭军乘胜直捣沈阳时，日本公然出兵与奉军围攻郭军，郭被俘遇害。奉张又联合直吴（佩孚）围击国民军，冯不得已，通电下野，出国去苏联，而张、吴并不罢兵，血战南口数月，国民军大败，放弃平、津、冀、豫，退守西北一隅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冯、张、吴之间的战争，实际是帝国主义策划的消灭国民军的战争。

国民军参加北伐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是一个新的转变，也是冯前进一步的表现。对于摧毁奉、直、鲁（张宗昌军）反革命的主力，国民军的战功是不小的。不过，在蒋（介石）、冯徐州会议之后，冯竟帮助蒋介石成为新军阀，对此，冯先生是有责任的。举个例子说吧：据吴稚晖告诉冯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徐州被孙传芳击败，溃退南京，蒋将战败之罪，推在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的身上，说他不服从命令，把他枪毙了。本来何应钦、李宗仁、白崇禧与蒋因利害冲突，常起内讧。他们看到蒋要杀就杀，人人自危，乃联合反蒋，公开拒绝蒋的命令，蒋毫无办法，被迫辞职下野。由胡汉民、戴季陶、李石曾、吴稚晖等出面，邀请何、李、白等开会，为完成北伐大业，请大家电蒋挽留。何应钦发言："蒋是自己走的，别人没有叫他走呀！蒋走了，别人也可以革命，并不是非哪一个包办不可！"白崇禧接着说："中华民国是全中国人的国家，不是某一个人的。蒋走了，我们打仗准比他打得更好。"蒋知道无法挽回，便到日本去了。吴稚晖最后告冯："要不是你再三通电拥蒋复职，他就没有法子回来了。"

的确，冯除连电蒋表示竭诚拥护外，又约阎锡山联名电蒋，"恳请出山"，并电国民党中央起用蒋"主持军政"，国民党中央遂开会决议，复任命蒋为"国民革命军总司令"。当时国民党只有四个集团军，冯、阎为第二、三集团军总司令，这样蒋不但有实力作后盾，而且有面子上台了。反之，如果冯采取反蒋或中立态度，蒋是不可能复职的。

反帝国主义的斗争

为什么冯反对帝国主义？据他自己说，甲午中日战争，他随军驻守大沽口炮台，中国战败，被迫赔款割地求和，这件事第一次刺激冯玉祥。他感受到日本的威胁。其次，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冯亲睹洋鬼子烧杀奸淫，尤其日本兵随意把老百姓当活靶子，瞄准射击，打中了便哈哈大笑，何等残暴，何等野蛮！从此冯恨外国人，更恨日本人，一提到洋人特别是东洋人，便咬牙切齿，破口大骂。同营弟兄给他取个绰号叫“外国点心”，意思是说，洋鬼子来了会用“洋药丸崩死他”。冯回答：“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，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”，还特意刻了一颗“外国点心”的图章，后来给人家写对联，有时也盖上这个图章。第三，日本乘袁世凯阴谋称帝的机会，提出所谓“二十一条”，强迫袁氏接受。冯看出，日本有“亡我国家，奴我民族”的野心；进一步认识到，“中华民族想求生存，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，尤其不能不打倒恶势力赖以生存的日本帝国主义。”可见冯是从这些血的教训中，激于爱国热情而反帝国主义，特别是反日本帝国主义。

当然，在四十多年之前，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，冯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，但从他处理的几宗地方外交案件，也可以看出冯对帝国主义者的强硬态度。这里我仅举两个例子。

冯兼常德镇守使时（一九一八年），一天几个日本海军来常德，守城门的冯军要检查，日兵大怒逞凶打人，引起双方搏斗，三个日兵受伤。日本居留民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来见冯办交涉，首先要求监禁中国“行凶”士兵，然后再开谈判。

冯问：“你们的根据是什么？”

那个舰长目空一切，傲慢答道：“大日本海陆军刑法。”

冯马上脱下一只鞋子，指着那舰长厉声喝道：“你用日本军法判处我们的士兵，显然是侮辱我中华民国，我要用鞋底打你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